北海集　九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北海集卷三十六　　宋　綦崇禮　撰

行狀

相故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戸食實封五百戸資政殿學士贈宣奉大夫鄭公行狀

曾祖某故贈太保

祖某故贈太傅

父某故任駕部郎中贈太師
本貫拱州襄邑縣某鄉某里諱雍字公肅享年
六十八
公鄭氏望出滎陽而世家襄邑譜不著其所從徙累葉
德賢晦於里閭至公皇考始仕為尚書郎及公貴贈其
三世至三公曾祖妣王氏祖妣王氏妣郭氏為衛蔡慶
三國太夫人公天資孝友自幼不凡人不敢以常兒待
之先太師嘗曰大吾宗者必此兒也年十七已從進士

薦先太師年高且病或勸其請致仕以官公者公正色以不顧辭居喪毀瘠與諸兄弟力舉大事躬率二弟刻意為學常相戒曰先君平昔積善鄉黨所重教誨諸子望其有成而未能仰副先志何以自比於人其可不勉及喪除二兄皆出從仕公與二弟共處閉門讀書鄉人罕見其面家無餘貲人不堪其貧公處之晏如也嘉祐二年遂擢甲科名稱籍甚後榜其季亦中高第宣徽使王公拱宸見公奇之妻以其兄之子解褐授試秘書省

校書郎為兖州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簽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知嘉州峨眉縣不行宰相韓忠獻公上公所為文英宗稱善除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當官守正不撓厚陵過㝈未既時議欲公除後聽宗室嫁娶公抗言以為不可論既忤坐絀一官通判峽州秩滿入判吏部南曹校勘觀文殿書籍自請補外出知池州復知太常禮院歷開封府推官提點京東東路刑獄使還條時所未便者十事上之又因轉對極論治天下之畧無所

回忌除開封府判官方熙寧元豐間大臣更制變化士大夫有所希合多不次見用顧公先朝館閣舊人獨靜默自守徊翔不進人稱為長者俄改諸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晚年徐魏二王既長公以府僚屬嘗獻四箴於王用申規戒且諷王求出外第避中禁遠嫌疑因為王封請章十餘上神宗嘉之居三年求罷不許以久次特命轉秩在職又二年再求罷命進一官復留於公府自佐著作累遷至祠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大夫至是為朝議

大夫公清慎自飭安貧樂道不以進取為意在王府凡
七年而登祕閣已二紀坐視後進超躐驟用恬然安處
未嘗及公卿之門而爭取薦之哲宗皇帝宣仁聖烈皇
后以是知公元祐三年諭輔臣曰鄭雍文學政事見於
已試靖共厥位不求人知可用也即以為起居郎居一
歲擢中書舍人公既被眷用思盡忠報遇事必言鄧溫
伯除翰林學士承旨而當制舍人以為姦邪封還詞頭
更命公草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攻之改溫伯為侍

讀學士公言承旨中禁之詞臣侍讀金華之近侍皆天下選以溫伯之過薄不為姦邪則不當罷前命以溫伯為姦邪則不當猶在經筵中外之人咸謂朝廷以此慰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得分善惡何由得明臣竊度其勢必更待人言而罷侍讀則是朝廷除命有不得已而行者臣恐四方聞之有以窺陛下矣殆非國家之福也哲宗悟收還後命乃固以溫伯為學士承旨太學官周種乞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廷蘓軾以種懷姦而已

嘗薦之自劾待罪有旨種放罷別與差遣而軾特放罪
公以舍人權給事中上駁奏曰王安石在熙寧間始以
經術進說遂持國政而不能上副先帝屬任之意特以
其專門之學為世指名而其流至於字說怪誕佛老雜
進儒學之弊一至於此向非先帝神明察見行事遠而
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道哉今周種小臣輒肆横議狃
朋比之邪見叛朝廷之正論盛稱安石至請上配廟享
此其私意不止務在售其師學且以窺測朝廷阻撓命

令今蘓軾緣薦種放罪則是朝廷以軾言為然而種實
有罪種之罪宜浮於薦者今軾特以恩放免且未為無
罪而種止放罷不失赴部授合入差遣輕重之理未允
請更正種罪從之假龍圖閣直學士奉使大遼還除左
諫議大夫元祐五年冬溫六年春寒如冬令公為上極
論陰陽錯謬寒暑不時宜圖所以當天心者是歳將賞
花釣魚奏罷之五月朔日有食之公以為日者衆陽之
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勸上脩省以消天譴又請延儒

臣討論誠身治國之道在方冊者撮要為圖依倣無逸
以警左右朝廷輕外重内選除帥臣罕綴從班而他官
或資淺望輕且其才不足以充選一日有事則焦然求
帥公謂謀帥之乏如此豈可不慮為來日計内寺監長
貳外諸道使者稍積其資望而試之且時出貴近寵臨
一面庶幾可以得帥矣又論大河無一歲不為患而水
司任隄塞不任調發之傷民漕司任經費不任裁減之
乏事請通為一而以隄塞并責漕臣河患宜少澌右大

水民饑亡朝廷大議救災之政議者謂民習欺誕請敕本部科檢實偽家至戶到以聞而傳報為之節議已施行公奏州縣有司工於候上風旨此令一布吏則科民而不救災矣且墻之外離婁無所騁其目里之前師曠無所注其耳今弊畎畝之事於廟堂之上徃返不知其幾千里也則民有飢而死矣人主以盛德宰天下發政施仁當如不及況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不可謂知所先後也哲宗感悟追止前令御

史有沽激自喜者而中執法不自立吏倚為重公并論之詔出御史知壽州徙中執法吏部侍郎而以公代為中丞公辭不拜奏曰中司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風俗奔競物議職臣非臣志也哲宗遣中使賜詔申諭決不可辭之意公不得已就職首論御史糾百寮而使公卿得薦其屬則人私受恩之地先有詔許學士兩省雜舉殿中監察御史各有員數至是鐫所舉數稍以員還執法公論至三四不奪又言二帝三王所以治莫先於人

材頗詔輔弼侍從以賢能言人各有差而籍其姓名陛
下留中省覽以待三省之進擬即所進擬以考所薦之
得失要使賢能之臣夙夜引類賢能畢出為用則三王
不足侔而二帝儗為矣公方持此論而二府禁謁良急
公歎曰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位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
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邪二府皆
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則又
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告上禁由是弛刑部讞罪人

之可以死生者朝廷下其讞論死侍郎彭汝礪等不奉詔朝廷督過刑部汝礪等居家待罪公謂不奉詔固為不可究其用心在於體好生之德朝廷罪其不奉詔可也臣恐疑於嗜殺今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不嗜殺之意不白於天下而況反是上嘉納於是貰刑部之罪汝礪等就職如故京師地大物衆官紲於事而獄多淹繫有司類不時省公謂輦轂之下如此非所以視四方請復用元豐著令冬夏仲月御史即府慮囚而糾其

不如令者繫以不淹夏人犯順前則陝西置鎮戎後則河東入麟府公乞治當職者無赦以謝一方其後延安將副李儀許興死於採木之役主者以為生事而不聘公論其非是又請損重募以多誘刺採略常法以廣收才武議皆施行公在言路知無不言不避權要嘗奏彈宰相擅權公疏入未罷同寮有請以其陰事言於上者公曰相事關國則為國擊相吾非仇其人擊之也相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以不聞而相終去位人謂公得言

者之體哲宗察公忠厚平直可屬大任七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公自為諫官御史常以中外之官積日待遷無責實效乃時所深患每因事陳採大指欲别能否功罪自朝廷以責郡縣郡縣以課其屬嚴申考績明其殿最尤劣者擯之終身甚優者獎以不次必實必信不為文具則吏當稱職而天下治矣及執法遂欲監司守貳咸識厥指近則都堂諭遣遠則以堂帖申飭之於是人競勸中外稱治以編修神宗御集勞進大中大夫公

在政府挺然中立未嘗有所阿附參斷國論唯是之從
自佐垂簾至哲宗親政於彼於此無有射惡帝嘗曰事
上有禮者鄭雍一人及紹聖初言者方論元祐之黨公
頓首自列帝獨明無他再三申諭有決不去語御史周
秩乘隙抵巇誣奏公罪詔絀秩知廣德軍中執者或空
一臺論奏當寧亦却其說而所以留公至勑有司毋納
其章毋聽其辤輒出府第其它或玉音慰諭或璽書勞
勉殆難以悉數明年宗祀禮成復申前懇始以資政殿

學士出知陳州會大名謀帥宰相擬用某人上曰朕自有
屬即以命公是時承河朔歲飢之後流亡始復公鎮理
有方遠近安賴未幾人復論公執政元祐而紹聖獨全
上不得已乃褫公學士俄徙知定州未行改成都府故
事成都守必進職寵行至公止命以本官知府事蓋權
臣意也人為公恨之後有詔赴闕而當軸者終不樂公
時元祐大臣悉以分置遠地顧公則無所傅致其罪但
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俾居其處元符元年七月二

十日以疾終於府城峻極院之寓舍諸子奉其喪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襄邑方黨禁嚴例不敢為銘誌故公之事不克盡傳政和四年八月詔追復資政殿學士還其恩澤後以子恩累贈宣奉大夫公為人和易動中繩墨與人言如恐傷之至論事朝廷則正色不可奪平居遇人雖幼賤必盡禮待以誠信氣色怡然未嘗見於其喜慍閑居偃息子弟進見必加巾幘遇臧獲不厲以辭氣聚族以百數和而不瀆晏然常若僧舍性清約不喜

華靡雖貴達飲食奉養如貧窮時衣服澣濯十數乃易
錫賚所得悉付子弟未嘗問其有無遇恩奏薦先孤遺
已列二府而其子懿恭益恭仕不出選調啓手足時三
子五孫猶未命名執政累年薦士多矣未嘗認為己恩
哲宗嘗密詔公舉明敏慎静之士三兩人以備進用公
以三人名聞皆被進擢而外人初不知公所薦公亦終
不自言其謙恭不伐如此中書擬喬執中為吏部尚書
胡奕修為一路使者公奏曰執中臣婚姻之家奕修臣

子壻也今内外賢才沈於下僚者甚衆願陛下更招徠之慎加選擢以副公朝用賢之意不使愚臣有蔽賢寡默之弊正在於此上嘉納之人服其不私先娶李氏贈普寧郡夫人繼娶王氏贈滎陽郡夫人子男八人曰懿恭通直郎彥恭未仕益恭將仕郎執恭朝奉郎行恭未仕靖恭宣義郎皆亡矣安恭今為右奉議郎權發遣鬱林州愿恭今為右丞侍郎女十人長適朝奉郎李秠次適玉山尉曾誕次適徽猷閣待制胡奕修次適宣教郎

趙倚平次適朝請大夫韓光冑次適廸功郎許懋次適廸功郎蔡允三人亡於室孫男女合十六人謹具歷官行事如右謹狀

墓誌銘

故左朝請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潘氏世為處州青田右姓其先本武林人青田有沐溪鄉舊傳東晉時嘗有鶴沐於其溪因以得名山林幽邃

形勢深阻而中多美田殆為異境公之六世祖避五季亂至此愛之遂家焉子孫寖以蕃庶居是鄉者今數十百家曾祖諱惟德祖諱抃素儒業咸以長者稱考贈朝奉郎諱麃學優不仕而篤於行義鄉人愛慕之有爭訟者不之官府而來取決嘗舉八行不就宣和中妖賊方臘之黨陷處州境内多被其害獨以謀帥里社之人衞其鄉賊不能犯遠近賴之公其長子也諱特疎字廷立性頴悟嗜學幼所習誦終身不忘年十九學成遊太學

與英俊並處凡十年校試升選每居前列名稱籍甚大
觀四年遂以上舍及第釋褐調長洲主簿選為吉州州
學教授改高郵秩滿除太學正丁妣安人葉氏憂服除
授辟廱正未赴而辟廱罷為鄧州司儀曹事公以經術
入官而吏能精明若所夙習郡太守初見公與語奇之
試以疑事委公處決無不得宜乃歎曰君通才當為朝
廷用而淹留州縣可乎因薦於時宰復除太學正考滿
改宣教郎俄遷博士公久歴學官滯於進而守職惟謹

不改常度貴游子來肆業罕循理有兩生犯規禁自以挾勢必見優容公判其罰如規而一生當斥去同寮失色司業亦以為言公執不奪識者多之丁外艱去官既終喪謂其二弟曰吾於時寡合向屈志仕宦本以為親榮今抱永慕之戚此興衰矣乃於舊廬之側植嘉橘築堂日游息其間取楚辭橘頌之語名堂曰與友為文以見其志居久之不為赴調計親族共相敦勉乃出造朝時行在揚州士大夫稍集公甫至會更定宮觀官令欣

然請於有司不俟報謁告徑歸政府聞有招之者不往見也已而資格未應不得請閒居再踰歲值車駕幸永嘉將旋蹕會稽而臨海居間為要郡朝廷擇才貳郡政府有薦公者遂除通判台州且趣之官公至謂太守曰今朝廷囏虞仰給州縣宜留意財賦豐財之術非它求也課其入而勒其出則用度自充若循蹈舊習任情慢令徒慕寛厚之名緩急何以塞責太守悟曰君言是矣自今請悉聽君於是公得究心經理凡利應入公上者

不復有耗蠹隱滯之弊郡中財計為之羨溢迨六師回馭若行朝所供億轉輸相繼未嘗告乏明年討建寇范汝為宣撫使以兵十萬出其境費給悉具時方多事州郡趣辦不時往往以軍期取具編戶吏緣為姦民受其弊獨臨海一郡終公之去無毫髮橫斂以奉行糴事不擾先期而足被賞朝廷益知公才及受代召赴都堂審察未至擢尚書金部員外郎自兵興以來當官為政者率務姑息徇人情而公在臨海專以奉公惜費杜請託

抑僥倖為意人或不樂乃因疑似以事謗公達於言路到省纔月餘遂坐諫官章疏罷以請連主管建州之沖佑台之崇道觀優游里閈凡六年以自適其素願讀書賦詩以自娱樂親舊相過輒置酒盡歡退然雖久未嘗見其幾微於辭氣間也紹興七年秋起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命復中寢明年再除江南西路未赴擢為度支員外郎進大理少卿右司員外郎不半歲三遷而人猶恨其晚於是朝廷方用公而未止也公亦感激自盡思

效其才至忘飢渴會大暑暴中暍居三日疾革以請得
致仕卒年五十有八時九年秋七月辛巳也累階至左
朝請郎佩服六品公事親孝與二弟相友睦待人誠信
必踐言才智有餘而臨事不苟歷仕中外所至稱職居
鄉好義有先君子風遇姻族有無告者賙其貧乏恤其
孤寡孜孜不倦建炎初建卒葉儂作亂掠龍泉之松源
鄉而沐溪接壤鄉人震恐公方服喪在家喟然曰吾先
君嘗保此鄉小子其敢忘之乃設方畧率鄉人之壯健

柵於險要堅壁以禦之賊至不得入遁去州郡賴之以無虞上其事於朝特加賞焉後數歲松溪賊危李竊發其鋒直抵沐溪境上公如前拒守閭井獲全鄉人德公不忘及其沒也少長皆為之流涕嗚呼使天假公年獲盡其用則所施設豈止一鄉之惠而已哉公耽翫書史始終不厭為文温麗自成一家有集三十卷學既該覽嘗作類書補前人所遺者又採近世文士詞語以附益之成五十卷曰課兒集傳其家娶同郡葉氏封安人子

男二人長曰曾將仕郎次曰肖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曾卜以十年冬十有二月丁酉葬公於其鄉油田之原蓋公平日所屬目之地追遺志也先期得其舅西安宰葉君綬狀公行事已見屬曰先人晚乃遇合用矣不幸奄忽齎志而沒今葬當有銘以詔後世私念生平先友可託茲事莫如公宜是以來請余感其言顧不得辭遂以寄哀於此文也

銘曰沐溪之水窈而清兮羣山合沓環如城兮僊人沐

鶴曾此經兮韜奇韞秀閟厥靈兮鍾美於人公其英兮受才孔多學蚤成兮賢關典教士服膺兮通守一邦其政平兮首公不撓孰謗憎兮含香入侍跡靡停兮襆被去曹中甚輕兮歸與橋友同芳馨兮僨而復起道將行兮卿聯宰屬官亟升兮嗟天與時不遐齡兮三日卧家疾莫興兮還喪里社皆失聲兮公乎保我今誰憑兮懷德不忘傳令名兮視其後人宜有慶兮

北海集卷三十五

宋　綦崇禮　撰

墓誌銘

故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歷城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戸賜紫金魚袋王公墓誌銘

公諱衣字子裳其先姬姓系出晉陽世籍大名之冠氏後徙為濟南歷城人曾大父諱繼文河中府虞鄉縣令

贈特進大父諱昪中散大夫直史館贈金紫光禄大夫
父諱宿朝奉郎贈正議大夫母姚氏繼母何氏並追封
碩人金紫公以醇儒厚德淹留文館幾三十年經熙寧
元豐同儕多躐遷驟用而特立自信以道始終時稱為
長者正議公力學有文武材初從武舉又換試經義皆
中歷武學博士知名於時公之宦學自致蓋本家法少
習進士業蚤成未冠已預鄉舉用金紫公遺澤奏補太
廟齋郎乃曰吾將仕矣吏道以法令為師可不務乎因

為法家學試入等連調深冀二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
其用法主平恕終身以之遷河中府司録不赴以試刑
法累中大觀二年選為大理評事斷絶天下公案以勞
改宣德郎在寺秩再滿進寺丞以正議公疾求為京東
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故事大理丞出例得優除無
為檢法官者而公為親屈初不計也朝廷既從其請終
以非例改通判渭州換濬州俱不赴丁正議公憂服除
授大理正待次復攝承事襄州有寺僧杜德寶行化於

市人乞百錢則剔身肉燔之如焫冀以動人郡收寘獄
以狀聞時道士林靈素方幸務崇其教抑佛氏之徒有
司希旨率無輕坐朝廷集法官議將寘重辟而公當斷
其案獨抗議曰在律毀傷父母肌體應杖不可加也遂据
法斷上之衆為寒心御批以德寶有害風教特杖脊遠
徙公坐停官人或慰之公曰特旨人主一時之威令而
守法人臣之常職也吾失職是懼遑恤他乎朝廷察公
非罪俄以提點亳州明道宮自便又除陝西都轉運司主

管文字未赴改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終更通判襲
慶府始至視獄有女子以失行繫閭幾何時則踰年矣
公驚詰吏曰是不已更赦乎即日令具案釋之郡人曰
此富家故獄不時決費已萬緡矣民家婢毆婢死論絞
吏以成案白公卻不書曰獄未具奈何遽寘人於死吏
愕然更詳理之則婢嘗生子法當減坐而吏失推也先
是郡久不治會公攝府事裁閱月決滯獄幾三百牢犴
悉空郡中清靜徙知濠州不行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

積官朝請大夫淵聖受禪遷奉直大夫陞本司郎中又以歲勞進朝請大夫丁何夫人憂建炎二年車駕駐揚州公服除造朝授司勲郎中明年渡江間關以從將幸建康擢大理少卿會誅范瓊朝廷患其握兵難顯戮於市召問公對曰瓊罪可正瓊兵可分請付寺治必使伏法瓊既被收慼氣不屈寺官多避去或謂瓊驍賊宜厚為之備公不顧獨鞫治之瓊稱無罪公徐以圍城中鼓衆不順語折之遽曰范瓊死罪公顧吏曰囚辭伏矣遂

斃於獄論功遷中散大夫苗傅劉正彥既誅其黨與連及者皆坐死公閱其狀曰此在法當生者猶衆亟奏論之且移所屬停決以俟命果從公請獲貸者十餘人是歲冬自會稽移蹕四明百司皆散公獨以獄事留金人犯浙江而見囚猶百數公督吏夜燃燭決遣達晨俱盡即奔問行在所自劾夜行刑罪上嘉而貰之以公冒險數經擾剽賜錢十萬緡給舟從行至永嘉遷大理卿時巡幸靡定庶事草創洎還駐會稽公躬率僚吏整飭儆

壞權宜建明咸就條理後皆循之舊例凡百司官稽違差失付寺劾罪至三問則必取伏狀而被劾者雖非其過亦不敢復辯以避參對公言伏辯二事也理有曲直情有虛實豈可一概令必伏無辯今脅以追逮之威使人不得盡辭非立法之本意請自今輕犯三問未承猶聽辯庶無濫罰從之由是人獲自理朝廷懲中微之亂除苛解燒以順民情欲漸復祖宗寛平之制乃命政和敕令與嘉祐法並行而歷年已久其間沿革不同有司

臨文莫知所守前年始詔重修敕令參以二書賞從其
重罰從其輕折衷至當使有統一會敵人寇江擾攘未
暇至是申命置局設屬責以成書公先已兼詳定一司
敕令遂兼重修敕令同詳定公既練習憲令深明法意
斟酌損益多出其手大要謂法以仁心為本惟寬而不
煩為能持久於是文涉深刻非舊典者悉更定焉至删
録雜犯死刑四十七條時以為當自兵興以來有司多
因事奏請畫旨立法取便一切前後參錯條目繁猥公

皆研覈本末約以舊制指其舛戾而修正之屢以職事對上稱其忠實紹興元年八月書成奏御上顧謂曰卿議法詳明宣力甚久當擢卿侍從遂除權尚書刑部侍郎舊修書例止進階至公獨有此授蓋素欲用公不止修書之勞而已明年幸臨安府會課遷右中奉大夫公自進用屬時多故屢奉詔言事有知必陳皆直指利病可施行如言圖中興在得人禦夷狄宜知其形勢及強兵可以字民省費可以裕國其言多切要嘗因轉對請

立法凡州縣大辟當奏讞者遇防秋道梗俾守臣即從
減等論決以絶郵傳稽緩待報淹繫之弊又詳請敕有
司不許豫請特旨以信敕令悉行其言坐為理卿日任
差屬官失實降一官而言者遂以事詆之除集英殿修
撰四年再以權刑部侍郎召命復中寢公先寓會稽求
田治舍為終焉計居一室不踰尋丈暇則誦佛書味禪
說時從賓侶徜徉山林間以壺觴琴奕自娛卜買葬地
於五溪上或謂公康寧若此奚太早計公笑曰是可免

乎吾不以累後也初朝廷議如元祐六曹置權侍郎余
嘗預其討論及公為之余復典選在省每見公以權知
官限年品秩未正為嫌時時戲語以相尤也同班有越
進者若不能平或見於色後余守會稽公已再罷召命
而恬然樂處無向來戚戚意會明堂恩盡復所降官職
余往見之公曰上恩寬大前坐並除今得為無事人終
老於此足矣余因問公曰公素長者於得失榮辱無所
屑屑宜如今言而前者在朝顧不能忘懷於班級間何

也公謝曰方仕進而既與人同視所可得誠不能無爭心今習閙久於靜默中但見世間一切虛幻不復留吾胷次非固有殊也所居之地則然也余異其言蓋公天性純慤無偽飾故於進退趣舍無所不用其誠如此居無何公暴得疾請致仕未報以五年閏二月丙寅終於家享年六十二余哭之慟弔其孤於次而其二子與其從弟光賓泣請銘公之墓余惻然許之遂以三月丁酉葬公會稽縣石驅里蒻山之麓從公所卜也公娶何氏

封令人先公卒子男三人長山右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次張右承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次于右卒女五人長適文林郎孫昭述次適鄉貢進士張瑀次適儒林郎顔球次在室其一早卒孫男四人延年登仕郎延慶延壽延昌未官女二人並幼公為人質直和易與人交洞見肝鬲無所疑阻少年氣豪或脫略細謹至其居官律身思慮周密動中繩規勇於為善臨利害之際顧義如何不視時以俛仰如議杜德寳獄事世高其守

至今稱之居家約已睦族承上際下篤於恩意繼母性
嚴毅公委曲承順卒以孝聞叔文察坐元符封事罪寘
深州公分俸賙之終其身兄弟四人或貧或夭贍其妻
子長少均平當任子請先季弟而法不許及再郊遂仲
其志光賓幼孤公提擕教誨以至成立公之沒能佐二
子調護其後事者光賓也始金紫公自冠氏遷高曾二
世葬於濟南之長清而家歷城至正議公又移居長清
以便展省祖母華原郡君郭氏已沒未葬而正議公捐

館將治窀穸公并舉其喪祔於祖塋之側儀物甚備既襄事一夕夢祖母盛服堂上拜金紫公已而顧公若有所謝公被三品服立堂下回視青紫爛然盈庭以為有後之報嗚呼公之孝感是固然矣昔人以治獄多陰德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然則公之有後夫又何疑銘曰

法家之術嚴而少恩矢人似之豈其不仁疇能挺然獨常其德不為術遷不忮不劾公之用法以恕以誠慈哀有罪必求可生軒冕在前雷電在上弗枉弗撓惟情之

當天子曰賢刑官汝居繫汝忠厚庶克助予筆削新書
實出其手酌時之宜折衷嘉祐法司苛急公則平之朝
有定令自公成之昔在有虞咎繇作士司寇蘓公亦佐
周治後世薄俗類輕其官始終善職如公則難有德惟
刑於古有訓於公有考斯銘是信

宋故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觀季公墓誌銘

公諱陵字延仲處州龍泉人曾祖惟一祖僅皆潛德不

仕考士元以公貴累贈朝議大夫妣鮑氏周氏吳氏皆
贈令人公少孤力學為進士業會行三舍法由州縣學
升選每冠一鄉里閭榮之及大比別試復先多士名動
一時遂擢政和二年上舍第調池州司法叅軍改廬州
學教授秩滿改潁昌府學教授兩郡士愛服譽公如一
以選為辟廱直學辟廱罷除太學正以稱職聞就遷博
士而官長挾私忍不欲公就職以公論學術異同譖之
執政罷知廬州舒城縣未行執政悟其枉除太常寺主

簿不赴靖康元年由秘書郎遷尚書比部員外郎上即
位扈從揚州連進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建炎三年春
寇騎奔突朝廷儀物委棄無餘公皇遽中取九廟神主
奉以渡江俄遷起居郎甫浹日拜中書舍人因論遣大
臣宣撫陜蜀任太專非是既忤乃自引去除徽猷待制
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又奪職居數月復除待制知臨安
府六月召還西掖遷尚書戶部侍郎八月因轉對言自
古以才難使人不當求備惟記其功忘其過取其所長

棄其所短才斯不乏又云多難之時朝廷緩急無可使
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起張敞於亡命
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在昔有之願明詔宰執於罪累
中選擇賢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
為國愛才聽其自効茍非誤國勿復以言庶使人人皆
得自新恊濟中興之業上說命榜之朝堂已而言者力
詆之遂罷以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就
加右文殿修撰明年又復徽猷閣待制三年除知廣州

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積官朝散大夫五年秋以請
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公已屬疾未及去郡以九月甲申
卒於所寓之僧舍享年五十有五郡人為之罷市天子
憫焉贈公中大夫公娶上官氏左中大夫恢之女柔明
有賢行封令人子四人奎壁壂圭皆承務郎公生而多
囍卓然能自成立卒為聞人遭遇聖主周旋要近器質
方正不以險夷易其操自官太學至為侍從三以論議
黜而氣不少衰士大夫以為難嘗陛對進言今日國勢

危如綴旒敵勢强盛盜賊充斥此人所共憂者姑置未
論事有深可慮者四可恃者一大駕時巡未有駐蹕之
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於下而將不和政
權去於上而國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又
因災異應詔上奏云今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
之權太盛宮閫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盜
賊之衆殺戮長吏殘虐編民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
皆叛反墮賊計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

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剥侵於肌骨民力竭矣
而猶求焉此災異之原也又論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
治其弊極矣忠不足故俗多誕謾質不足故俗多華侈
雖更變亂其風未革顧一新之為修政之本其他所論
尚多皆直指時病切中事情曉然有濟物之實惜其言
之不盡用也公性資開敏而智慮絶人遇事剖析如流
平居衆論有疑必待公以決當煩臨劇處之裕如臨安
方敵衆剽焚之後井邑蕩盡公至躬率僚吏於瓦礫灰

燼閭建置官府收瘞暴骨招徠遺民拊循安集一以誠意約束戍兵毋敢侵擾於是人稍奠居南海比喪連帥軍府不治公初視事摘法掾吏乾沒市舶物直數千萬緡姦贓屏息郡當海貨所聚稅入不貲監者積習為姦貪縱自如至有八仙之目公察其弊更定稅例令槩損十三揭之通衢且俾商賈自書其數而算增三倍異時帥臣私用諸司錢帛以至互訟公括先所降度僧牒并獲積年隱陷成物其數甚多悉以付田易又準市直曰

糴諸司軍米别貯之或郡廪不繼則以借給須盡撥租
税還之輸米若錢各從民便仍損運載之費半與之軍
民皆悦由是帥司用度豐足盡償移用宿負而所藏尚
山積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名號作亂朝廷
責帥司收捕公初入境密委叛人曾袞令以功贖罪不
旬日擒之官吏請奏功公曰討賊帥職也唯補曾袞承
信郎而已江西叛卒元通犯境公遣南海尉魏逢使臣
董鼐招撫之即聽命寨於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

遁趨惠州追兵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公復遣鼐追
通田會朝廷用其所請韓京為廣東鈐轄乃以通付京
尋坐他事誅遠近始安廣人德公相與飯僧作佛事三
夕以祝公壽又刻石頌公示不忘公公博學敏於文辭
簡潔俊健如其為人典行外制得王言體有文集十卷
藏於家諸孤卜以八年秋七月丙午葬公於龍泉縣之
龍泉鄉大洋山之原從先塋先期得徽州使君吳偉明
元昭狀公閥閱行治以來請銘宗禮昔以辟廱生識公

及官太學入東西省皆踵公武後叅貳卿又同班綴而元昭亦嘗與公同僚俱相好也其知公為均元昭謂公學問之精博趨操之端方議論之疏通政事之明練與其出處進退之節皆可書且以其孤之意見屬顧義不得辭乃次其語而繫之銘曰

季本姬姓冑兩出在魯曰友吳曰札子孫蕃布各枝葉均為季氏異南北公家龍泉實顯越於吳為近失其牒名字延陵蓋其別要以前人厲志節官登禁省非不達

以言觸罪及三黜侍從獻納吾所職雖時弗諧論可屈去臨南海任方伯惠利其人著名迹仁而不壽理莫詰泫然歎息此遺直令妻孝子克自力百舍扶喪返先域鑱其大節詔窀穸我銘不訣無愧色

北海集卷三十六　　宋　綦崇禮　撰

雜著

知紹興府諸廟祈雨文

禹廟

此邦湖澤之利寖失其舊雨暘之節歸命於天小有過差則南畝之人號呼束手而無所用其力是以水旱之請每勤有神之聽而神之貺施在所答焉而無倦也自

去秋積雨害田田損十二三而民寡蓋藏早已艱食待
兹一稔情則可知乃由中夏以來閔雨至今先熟之禾
既秀而槁穀價翔踊民食愈艱驕陽如焚遠連旁郡天
子為之焦勞於上詔書惻怛戒飭甚周郡縣之吏所以
恐懼奔走祈哀羣望而不知為瀆也惟王昔平水土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聖功大矣歿食此邦長庇斯民
忍視其急不為動心乎某前遣屬僚既嘗有請恭承明
詔復趨祠下伏願 出其靈蠁呼叱神龍霈為甘霖救此

灾變下以慰疲民嗷嗷之望上以解聖天子旰食之憂而郡縣之吏亦得以寬其責王之賜也敢重以請尚饗

秦望山靈惠侯廟

維神夙以利澤享有爵號民所疾苦神宜圖之前遣縣僚既常有請載恭明詔禱於祠下伏願出其靈響呼吸雲雷霈為甘霖救此旱虐下同前

南鎮廟

維神作鎮於南實壓茲土民所瞻仰利澤隨之恭承明

詔禱於山下伏願出其膚寸鼓以雷霆霈為甘霖救此旱虐下以慰疲民嗸嗸之望上以解明天子旰食之憂而郡縣之吏亦得以寬其責神之賜也敢望所報尚饗

伯益臯陶廟

維神繼聖以賢克從廟祠民所疾苦神宜圖之恭承明

詔禱於祠下伏願下同前

馬太守廟

維神功惠此方沒見廟祀民所疾苦當宜圖之下同前

越王廟

維王功霸此方沒而廟食於民若其疾苦王宜圖之下同前

舜帝廟

維帝以聖紹堯以功傳禹道德之盛萬世所師至神無方廟祀於此民所疾苦帝宜圖之云云伏願默相上帝指撝神龍下同前

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檢校少傅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錢忱寶文閣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綦某右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源隨州觀察使前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思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丞相觀文殿學士高平范公之靈嗚呼天生異人意其甚囍待用於世決非偶然既鍾傑材而俾相國盍假之年以究

多績寒鄉下里乃克生公器度不凡自其兒童妙齡射
策名震四海壯歲登庸儀形一代亦既用矣若有以為
天乎難諶而止於斯嗚呼靖康之元公任諫諍犯顏無
諱冀囬上聽今皇識之曰此愛君求於艱難延秉國鈞
面命詞臣王色怡豫汝善制草予得賢輔公懷感激自
盡不疑僉謀是用舊典是稽運物無心無偏無黨合其
異同一此刑賞遇才則進見可則行百工任職萬事得
平敵侵淮濆謂我避敵公伐其謀不戰自北寇犯江澗

豺狼縱橫指授大將妖氛載清禍亂稍夷人心小定鎮
安中外邦基克正逮公去位以迄於今皇綱不墜前功
可尋盛年壯烈一跌未復庶幾公歸胡奪之速嗚呼天
台赤城公所留居寄情丘壑爭席樵漁間守永嘉及朞
去職如還故鄉對客歡適豈期小疾奄至膏肓中台遽
折一鑑遂亡龍華蘭若山水奇秀公所甚愛藍輿時扣
公性超悟臨終不迷誰謂窀穸乃此其歸挹公雅量懷
公厚德邇驚遠疑孰不嗟戚矧百姻族庇廕其誰傷感

途巷執紼纍纍凡我文武夙被鈞播列奠過車涕泗交墮尚饗

祭知台州胡端明文

維紹興十有二年歳次壬戌正月朔日寶文閣學士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綦某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擢隨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思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知府尚書端明已懋兄之靈惟公抱負純誠蹈履吉德寛裕有

容柔惠且直太傅中甫征東清白稟乎天資匪由外飾
晉陵門閥實冠南國名卿巨儒相望赫奕公又繼之為
世矜式荐取詞科飛騰俊域乃登侍從周旋帝側代言
西臺給事左掖三入禁林再位常伯羽儀朝廷光華典
冊露門勸講從容啟廸陳善納忠豈專紬繹崔琳仲舒
事該今昔懷素無量時推博碩濟時戡難繄公之力帝
亦知之靡施不克顧瞻鈞衡將有顯陟公猒承明懇求
閒適屈臨海邦於焉偃息版輿就養公志則懌靜治碁

年民安盜息外淹一州人望未數謂當遄歸奮庸熙績
暴疾乘之朝不及夕老成云亡有識所惜嗚呼哀哉某
等頃接清班聯行並植道同志合淡然莫逆閒闊幾時
再見顏色車騎臨存迎門倒舄抵掌笑談洞見肝膈更
唱迭和盈於翰墨俯仰之間遂成陳迹思正遲暮退居
視公匪敵猥承泛愛歡如舊識杯酒流行屢陪燕席謦
欬如在音容遽隔嗚呼哀哉昔公之來朱幡畫戟稚耋
懽呼光動阡陌今公之歸丹旐素冪徒御凄涼奄就窀

穸禍福無常變故叵測謂仁者壽天理何嗇公薄世榮
晚耽禪寂死生之理固已自得我輩懷賢寧免傷惻寓
辭奠觴寄哀何極尚饗

追薦文

伏以禁門入侍嘗膺持橐以同朝祠館便居䕶際剖符
而出守喜依仁之有託每敘舊以交歡豈期旦暮之間
遽歎幽明之隔人之不淑天果何知曷紓寫於悲情第
莊嚴於梵福伏願知府尚書端明不昧塵障皆空以平

生悟佛之因證今日超凡之果高名貴位絶餘累於他
生正念真觀永歸依於此道謹疏

金人殘破江浙殺戮生靈募僧道作道場祭文

建炎四年六月十一日

維建炎四年歲次庚戌六月某朔某日皇帝遣某官致
祭於金人殘破江浙殺戮軍民朕以眇躬託於士民之
上屬兹艱運播越靡寧天未悔禍强敵深入延及江浙
莫禦其鋒坐視元元肝腦塗地閭閻城郭所過皆墟陷

汝無辜由朕不德為民父母深所痛心已令州縣之官徃集緇黃之侶虔依聖教俯薦幽魂冥漠有知歆此觴酌尚饗

中元薦亡牒

一翦金風適尊者救親之日十分碧月正太山薦福之秋願乘無上之功特指徃生之路箇中頓悟寧拘地獄天堂直下本空說甚菩提煩惱

跋道鄉先生帖

建炎三年秋九月行平江府有旨故毗陵鄒公追復龍
圖閣待制某以西掖舍人當草制書推上所以褒恤遺
直之意其詞略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
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還於嶺徼具臣動色志
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亦死知朽
骨之尚寒同省方叔舍人見之曰比史房詞頭皆常常
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為鄒草制良可喜也及録黄余偶
在告而李獨直誤書已名行下余戲謂之曰君固欲掛

名鄒公之制予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手如其不知吾遂并得掠美幸矣其後余守會稽而公之孫來為府掾因語及此其家蓋不知也邪求舊蓄公遺帖今始獲見之展玩數四不覺屢歎因記向來綸閣同僚喜得為公草制欲掛名而况親接公遊其周旋相與之情見於帖中如此邪求足以重於世矣是可寶也北海綦某跋

題金坡遺事後

乙夘仲春孫太沖自西蜀見寄時去翰苑守禮會稽已半歲云綦𠔀叔厚志

書杜瓘父墓誌銘

余寓臨海與杜君庭圭居相近徃還甚熟一日出其先德之銘俾得與觀而亡友虞仲容跋語在焉反覆展讀余是以益信其父子之賢紹興十二年四月八日北海綦𠔀書

贊

朝服畫像贊

紹興壬戌先祖内相年六十命進士陳敏寫神毫髮無遺先祖喜甚以白金二十五兩贈之是年八月四日當朝大夫莫不驚歎以為異後十年辛未孫宗禮敬作贊曰

其垂紳端笏也如金鑾召對獨排朋黨之蔽朝其直氣嚴顔也如玉堂草制歴詆凶邪之擅政惟學有守而志不渝故身益危而道益正及夫儉壬再合勢權張甚皆

磨牙厲爪欲肆其毒而公已飄然馭風入帝鄉而參乘故能盡始終保名節曾莫得而為公病也嗚呼世謂畫筆造妙奪公神采後五月薨哀哉異哉雖然死生繫數茫昧之說何所取證今圖像凜凜如生使千百歲下瞻之仰之朋黨畏而忠賢敬也

燕服畫像贊

内相之姪孫綦吏生奉遺像求贊於四明史浩謹拜手而贊曰

堂堂綦公人中之龍獨步一世鬱為儒宗遂令學者霧集雲從凡百君子式是德容

銘

曹仲穀端硯銘

中深淵停外潤玉德磨其可磷膚侵有跡誰昔用之勤勞翰墨今獲充君侯几案之娛孰與糜軀為書生之役

亡第二女埋銘記附綦煥識語

北海綦氏寶文閣學士某之次女生十有八年嫁於營

丘仇車又二年來寧父母因暴疾三日而卒後三日權殯於台州城東普濟院之西實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也附先祖内翰次女適待制仇公季子未幾卒後我母氏亡殯於墳所良近春秋奠享亦得致敬每痛其無親子弟謹視其封為榛莽所沒也淳熙壬寅歲十有二月予在山經理東巖僕夫告有客攜書求謁開緘疾讀乃三弟書言表兄仇道父往訪前母之柩將同父母改卜合葬奉川歲久無識其藏者兄盡知之亟下山迎

道父道父拜語其故予收淚為言君前母予姑也念之未
嘗去懷君今慨為此舉義氣凛然予敢不助成君志越
二日同趣啟壙而棺蠹難以適遠道父預備匠氏來買
板更造及遷尸視向之衣衾首飾顏色畧不渝人以為
異遂不敢動重以新衾褥覆殮之側得内翰元刻磚記
併扶護以歸惟待制公以直道清節聞天下季子克篤
先烈蚤受京官必欲取科第乃出仕屢經漕薦終不利
省闈至老死塲屋父祖積累慶鍾道父而誠孝本於天

性當晏歲苦寒之時陟重山複嶺之險往來歲月曾無雨雪之沮非天相而何噫孝為百行之本今士大夫沈酣利禄遠鄉里去墳墓至有親父母歴年不葬者況非所出之母耶故頃議臣有未葬父母不許叅選之説令見行而弊終不革道父視予姑前母也勤勤如此是知本者歟其立志豈易量哉高風一激將見背義忘禮之輩咸思感勵使暴露不安之骨皆霑歸土之恵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道父有之道父既復以磚記内諸

墓又於陰鐫遷之歲月記事以墨本來因詳書卷尾為子孫義訓云明年上元日北海綦煥識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苗序濂